

# 段祺瑞傳

(續完)

章君毅

來者不善善者不來

民國六年九月十日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職，並且決定了如下的各部總長人選，經由非常國會一致通過：

- 外交總長 伍廷芳
- 內政總長 孫洪伊
- 財政總長 唐紹儀
- 交通總長 胡漢民
- 陸軍總長 張開儒
- 海軍總長 程璧光

段祺瑞傳

到了十月七日，軍政府更揭發段祺瑞的陰謀。通電各省討伐段祺瑞、梁啓超等，因為段祺瑞用梁啓超之策，「對外宣而不戰，對內戰而不宣」，利用對德宣戰的口實，向日本大量貸款，採購軍械，準備發動大規模的內戰，實行段祺瑞的「武力統一南方」幻想。而且，自七月下旬起，段祺瑞已在調兵遣將，積極部署，南北大戰行將一觸即發了。

段祺瑞對高舉護法大纛的西南各省，一開頭便採取兩路夾擊的攻勢戰略，不惜派出了他麾下四大金剛的其中之一。命他的舅爺吳光新爲長江上游總司令，兼四川查辦使，利用川軍劉存厚和黔軍戴戡在成都激戰的機會，收買川軍第五師師長周道剛，派他兼代四川督軍，以「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」之勢，赴援成都，希望他能同時擊敗劉存厚的川軍和戴戡的滇黔軍，澈底消滅這兩支「非吾族類」的兵力，佔領全川，使四川也成爲北洋軍的根據地，然後再南征黔桂粵。所以，段祺瑞不但厚餌周道剛於前，更派出他的妻舅，前二十師師長吳光新於後，叫吳光新率領一支勁旅，帶二十萬元大洋，進入四川作爲周道剛的支援，倘若一戰成功，吳光新當然就是北洋系的西南聯帥了。

但是吳光新和周道剛却太不中用了，這兩個扶不起的劉阿斗，儘管段祺瑞爲他們出足了氣力，用盡了心機，要兵有兵，要錢有錢。八月八日，甚至下令川軍將領劉存厚，滇軍將領羅佩金，

勒令他們即日來京，「將所有軍隊，交由周道剛統轄」，吳光新所率領的北洋勁旅也在鼓輪西上，直駛渝蓉。然而，四川省境之內的川黔軍却在陷於混戰，殺得難分難解。周道剛首先吃了敗仗，竟至連累吳光新也一路敗下陣來。吳光新裁了平生未有的一个大跟斗，他狼狽萬分的從四川退到湖北，辭去查辦使職。十二月二十四日率部敗回宜昌時，又被響應國父護法，組成靖國軍的荆襄鎮守使兼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殺了個大敗虧輸，險乎全軍盡墨。遼道遠戍西南的這一支兵，就此宣告失敗。

除了遼道四川的這一支偏師之外，段祺瑞悍然攻略南方，他的主力當然是集中於湖北、湖南、廣東這一路。當年的湖南省長兼署督軍是開國元勳，德高望重的譚延闓，他以名翰林領軍，但却相當的知兵。早在張勳復辟，段祺瑞馬廠誓師之際，譚延闓即已窺知局勢將有巨變，爲防範未然計，他下令湖南全省總動員，尤其命令湖南陸軍第二師師長陳復初，率部進駐岳陽。然而，他却

不會料到段祺瑞急於進取南方動作有這麼快，段祺瑞自任國務總理赴北京視事的第二十四天上，便一口氣發表了三位督軍一位都統，是即為湖南督軍傅良佐、江蘇督軍李純、江西督軍陳光遠，以及綏遠都統蔡成勳。

傅良佐是段祺瑞帳下的四大金剛之一，他是湖南乾縣人，早在民國五年四月即已任過段祺瑞的陸軍部次長。譚延闓見段祺瑞以傅良佐督湘，當然不難諷知此馬來頭之大，以及段祺瑞南侵之亟。尤其，傅良佐還有另一套本錢，是即陳復初曾為傅的部下，陳正駐防湘北門戶岳陽，頗有舉足輕重之勢。果不其然，當傅良佐命人以一函相



奉軍統帥張作霖，在直皖戰爭時，幫了直系的大忙，一舉打垮了北洋之虎段祺瑞。

招，陳立即投向北段，甘為傅良佐之虎俵。如此這般，譚督軍便有如開門揖盜了。

不僅陳復初叛降北軍，而且，傅良佐更是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段祺瑞撥歸他指揮的都是北洋軍的精銳，包括北洋軍第八師王汝賢，第八師是段祺瑞馬廠督師打張勳的「老底子」，還有由袁世凱模範團細挑精選而來的北洋二十師。這一個師的師長原是段祺瑞的舅爺吳光新。因為吳光新另有高就，方始換了北政府總統、北洋之犬馮國璋的嫡系人物范國璋。

因此，北洋軍一進入湖南，便顯得氣勢如虹，不同凡響。守岳陽的湘軍第二師長陳復初，首先叛向北洋軍，竟至接受北洋軍的番號，改稱所部為北洋軍第十七師。三湘門戶洞開，譚延闓變生肘腋，形勢緊迫，唯有匆匆離開長沙省垣。不過，他在瀕行之前還佈下了一枚棋子，派營產經理處處長劉建藩為零陵鎮守使。

與此同時，時在廣州的山先生也洞燭機先，有所部署，派程潛入湘運動湘軍各部起而護法，與北軍相抗衡。駐防湖南的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，在奉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以後，立即聯絡劉建藩，於九月十八日宣佈獨立。尤有丁憂在籍的湘軍第一旅旅長趙恆惕

，奮袂而起，率部加入。

段祺瑞原命北政府所委派的湖南督軍傅良佐，入湘後即不惜一切代價，次第消滅湘軍。傅良佐既已獲知林修梅、劉建藩、趙恆惕在衡陽高揭義旗，宣告獨立。立命業已歸降的湘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李右文率部往攻。北洋軍將領打起仗來，慣以叛將降卒充砲火，打衝鋒。這一回傅良佐却大大的失算了，因為湘軍一師一旅剛剛開到衡山，團長宋鶴皋等立即率部投向護法軍，林修梅等的聲勢因而大振，李右文隻身逃匿無蹤。湘軍重整旗鼓，回師猛撲。傅良佐猝不及防，急調北洋第八師暨陳復初的北洋第十七師倉卒應戰，竭力堵截。然而，這兩支部隊却在步步為營，徐徐南下。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的胞弟，該師第十五旅旅長王汝勤，暨原屬湘軍的第十七師三十四旅旅長朱澤黃，雙雙進駐湘鄉。然則，兩支人馬在湘鄉還沒有站穩腳步；湖南第一區守備隊司令吳劍學、第二區守備隊司令周偉，又復在寶慶宣告獨立，護法軍的勢力從而越來越大。

### 直系皖系因何而起

經由傅良佐在長沙城裏一再催逼，迭下嚴令。北洋軍方始硬起頭皮，鼓足勇氣，開始向護法軍搦戰。民國六年十月十七日，北洋軍旅長朱澤黃，與護法軍第二旅第四團團長廖家棟在湘鄉永豐首先遭遇。朱澤黃原為湘軍叛部，率先出戰純為北洋軍開路，引導北洋軍向南「挺進」。可是，叛軍氣餒，護法軍人拚命，士氣高昂。雙方鏖戰三小時後，廖家棟身先士卒，往返決盪，終



以一個團的兵力，將北洋軍朱澤黃的一旅之衆擊敗，廖家棟大破北洋軍，乘勢進佔永豐。

可是，第二天北洋軍厚結兵力，採取大包圍態勢，包抄廖家棟的那一個團。朱澤黃尤自正面猛撲，廖家棟寡不敵衆，唯有退出永豐，復因等待援兵久久不來，一路退到衡山。那時節，降敵求榮的北洋軍第十七師師長陳復初，料準了護法軍主將未定，指揮不一，應戰必有疏漏之處。因此他親赴前線督戰，爲新主子段祺瑞出全力，讓他把衡山要隘給攻陷了。

陳復初攻陷衡山，王汝勤便急起直追，率部猛攻寶慶。他仍以叛降的湘軍旅長朱澤黃爲前部，出生入死，奮力衝突，終於由整補改編過後的朱澤黃旅首先攻進了寶慶縣城。護法軍吳劍學部迫不得已，只得率部退保永州。

就在湘軍連戰連北，其勢正危的時候，中山先生自廣州發號施令，迭派援軍。由廣州軍政府任命程潛爲湘南總司令。此外，則軍政府元帥廣西督軍陸榮廷，遵中山先生之命，也派出了譚浩明爲粵桂湘聯軍總司令，率領桂軍第一軍沈鴻英、第一旅黃克昭等部，相率入湘，決心把北洋軍攆出湖南省境去。

段祺瑞那一方面，則在北洋軍進入湖南屢戰屢敗，節節失利之際，密令他的死黨、小同鄉，兼署安徽督軍倪嗣冲，調集人馬，自皖南入湘增援，助傅良佐一臂之力。倪嗣冲獲令不敢怠慢，他任命安武軍統領李傳業爲援湘司令，撥安武軍十營，在民國六年十月十日雙十節那一天，乘護法軍無備，出其不意，攻入湖南攸縣，然後斜出

寶慶，作勢將攻永州。

却是這一回倪嗣冲的運氣又是不好，當他奇兵突入，無往不利的當兒，偏巧就在他將要攻抵永州的時候，突然闖上了中山先生遣往援湘的粵桂湘聯軍。雙方都是驟然遇敵，猝不及防，因而展開了一場短兵相接，各自爲陣的散兵戰，憑士氣對士氣，靠力量對力量。安武軍不是粵桂湘聯軍的對手，因而莫明其妙的送了命，直被殺得血流如渠，屍積如山。

經由這一次的大勝仗，轉戰湘南各地的護法軍，益更增強信心，極力連結，相互支援，湘南各軍迭挫北軍，王汝勤、朱澤黃節節敗退，十三日湘軍乘勝克復湘潭，翌日，北軍第二十師師長范汝賢通電主和，傅良佐倉皇失措，棄長沙出走，北洋軍南下攻勢頓形瓦解，段祺瑞的四大金剛之二，吳光新、傅良佐損兵折將，狼狽不堪，使段祺瑞顏面無光，主戰主張嚴重受挫。緊接着，親馮國璋的各督軍如曹錕、王占元、陳光遠等相率發表主和通電，不僅段祺瑞備受打擊，竟使北洋系爲之分裂。親馮主和者稱爲直系，附段主戰者則曰皖系，這是因爲馮國璋係直隸河間人氏，段祺瑞則爲安徽合肥人的關係。

北洋系直皖對立，壁壘分明，漸漸的便演變爲馮國璋與段祺瑞之間的府院之爭，馮段交惡，積積不能相容。段祺瑞乃在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先行辭去陸軍總長一職，復於二十二日辭卸國務總理，均由馮國璋令派王士珍瓜代。不過，由於段系實力依然相當雄厚，馮國璋仍於十二月十八日令派段祺瑞督辦參戰事務，假參加第一次世界大

戰之名，編練新軍，在這一舣斗摔下來以後，段祺瑞仍然無時或忘他的武力征南政策，亦即他所謂的「一匡天下之志」。

### 捲土重來二度入湘

因此，段祺瑞所一手掌握的參戰督辦處外，規模相當龐大，經費異常充足。這一個參戰督辦處的陣容，是爲參謀處長靳雲鵬、機要處長張志潭、軍備處長羅開榜，外事處長陳籛、副官處長衛興武，北洋皖系將領分別代爲練兵之外，尤其聘請國務院各部總長爲參贊，各部次長爲參議，儼然和王士珍的國務院分庭抗禮，並駕齊驅。

到了民國七年元月，陝西、湖南風波又起，戰氛愈亟，胡景翼在陝西三原宣告獨立，粵桂湘聯軍尚且連續克岳陽等地，眼看着就要和湖北第一師師長黎天才部會師，進圖武漢。在廣州的軍政府聲勢日漸浩大，使據地自雄的北洋系軍閥大起恐慌，因此交相催逼馮國璋對南用兵。馮國璋則仍然力主和平，他曾在元月二十六日祕密南下，打算親自疏通長江中下游的北洋諸將領，可是他方抵濟南，便被皖系諸將擋駕，奇窘無比，折回北平。元月三十日，馮國璋被迫採取軍事行動，任命第三師師長曹錕爲兩湖宣撫使，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爲攻鄂前敵總司令，以曹錕、張敬堯兩師北洋精銳爲主力，配合奉軍第一師張景惠，及魯軍一部，組成了一支實力強勁的大部隊，相率南行，分別向湖北、湖南展開攻擊。

既然又要對南方用兵了，段祺瑞再度出馬的呼聲，也就越來越高。七年三月二十三日，馮國

璋為內外情勢所迫，只好令准王士珍辭卸國務總理職，復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。段祺瑞以張志潭為國務院秘書長，俾使他集中精力，專注於南方軍事。當北洋勁旅大舉南下，首先是在湖北荆襄宣布自主的鄂軍總司令石星川、第一師師長黎天才，因為北軍磨集，眾寡懸殊，而致荊州失陷，所部潰散，只剩下一千餘人進入湘西。湖北方面，段祺瑞總算是以泰山壓頂之勢，迅速的加以解決了。

在陝西三原獨立的胡景翼，號稱中華民國軍政府陝西靖國軍總司令，全軍共約九千餘人，分為三個支隊，一度猛攻陝西省會西安。陝西督軍陳樹藩負隅頑抗，形勢危殆萬分，終因陝西靖國軍東路人馬眾多，號令不一。在西安三面被圍，且夕可下的時候，誤中北軍奸謀，退守河北。於是陳樹藩乘勢開城反撲，靖國軍功敗垂成，連續受挫。幸有黨國元老于右任與孫大元帥之命，入陝領導靖國軍，被推舉為總司令，孫大元帥還曾令派于右任為陝西督軍。于氏率部退保三原，各地民軍望風歸附，聲勢不然一振。這一支陝西靖國軍曾在陝西轉戰數月，據有陝西全省版圖一半以上。直到軍政府改組，直皖戰後，閻相文、馮玉祥等北洋軍大舉入陝，方告解散。

當荆襄之戰正在進行的時候，馮國璋派張懷芝為湘贛檢閱使，率張敬堯等部捲土重來，再度入湘，先為湘軍驍將李仲麟、桂軍將領沈鴻英所敗，退回湖北通城。可是北洋第三師第六旅旅長吳佩孚旋即率部趕到，增援回撲，吳佩孚和湘軍鏖戰三晝夜，終將湘軍陣線突破，自此下岳陽，

陷長沙，直抵衡山，使一力主戰的段祺瑞精神陡長，大為振奮。然而他却不在這重要分際，下錯了一步棋。當長沙方陷，他便亟於汲引私人，把打了敗仗的第七師師長張敬堯，實授湖南督軍，兼署省長，一路賣命苦戰獲勝的吳佩孚，反而未加升賞，使得張敬堯、吳佩孚從此反目成仇。吳佩孚頓兵衡山不再前進，暗中與軍政府及湘軍方面，信使往還，談起和來。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，至此又度受挫。

七年五月十五日，段祺瑞為了親往前方督師，催促吳佩孚等早日向南推進，他特地離京直赴漢口，與第三師師長曹錕、第二師師長王占元、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等北洋將領，舉行會議。二十五日，段祺瑞再自漢口啓程，然而，座船啓碇未久，他隨行人員所搭乘的楚材軍艦，竟與江寬輪船互撞。楚材受傷，江寬立即沉沒，一時哀哭號叫，聲聞十里，溺斃者不計其數。出了這麼一樁慘禍，段祺瑞也就意興快快的折回北平了。

### 「吾輩爭執國民遭殃」

對於屢次南征，唯一卓著功勳的第三師和吳佩孚，段祺瑞直到七年六月，方才有所升賞。六月三日，令授吳佩孚為平威將軍，既沒地盤，又未晉級，僅祇一個虛銜而已，所以六月以後，吳佩孚依然小駐衡山，按兵不動。六月二十日段祺瑞以曹錕為四川、廣東、湖南、江西四省經略使，張懷芝為援粵軍總司令，吳佩孚副之，仍然並未給予吳佩孚任何實惠。吳佩孚對於段祺瑞，不滿之情早已溢於言表。他誠恐攻到任何北洋軍從

所未及的最南方，在他後面，尤其有無數北洋勁旅，都在躍躍欲試，企圖建立殊勳，搶先進入廣東。可是，有吳佩孚在兩軍交戰的最前線，反倒形成了一道銅牆鐵壁，使其餘北軍無法越雷池一步。先是，軍政府元帥、廣西督軍陸榮廷，出爾反爾，背叛軍政府，暗中不斷與馮國璋接洽。六月二十九日，公然通電主和，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馮國璋亦佈告弭戰。陸榮廷、唐繼堯等乃於七年元月，醞釀組織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，二十日在廣東督軍署舉行成立大會，二十八日更進一步的護法各省將帥的名義，正式宣佈聯合會議條文，推定下列人選：

- 議和總代表 岑春煊
- 外交總代表 伍廷芳
- 財政總代表 唐紹儀
- 軍事總代表 唐繼堯、程璧光、陸榮廷。

這個組織一成立，不但與北政府議和，已成定局，斷難更易。而且，隱隱中已與軍政府形成對立。中山先生等力持反對，均歸無效。五月四日中山先生即辭大元帥職，二十日，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中山先生、岑春煊、陸榮廷、唐繼堯、伍廷芳、林葆懌為軍政府總裁。中山先生乃於二十六日偕胡漢民等從廣州啓程，逕赴上海，決心從事著述，有以啓發國人。南方局勢陡變，和議成功在望。從這個時期起，曹錕、吳佩孚由於段祺瑞在國務總理任內，竭力廣樹羽翼，增厚皖系勢力，對直系將領，傾軋壓抑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內心之忿忿不平，日積月累，終由吳佩孚首先發難，和段祺瑞的皖系，展開了通電罵戰。吳佩孚在



衡山屢屢發表通電，指責皖系靈魂人物徐樹錚，組織安福俱樂部，建立安福系。段祺瑞且聯絡安福系巨擘王揖唐等，脅迫馮國璋，召開臨時參議院院會，舉王揖唐為議長，以那彥圖為副，貽世人以「安福國會」之譏。吳佩孚尤其盛責段祺瑞「媚外求榮，喪失國體」，力持武力統一政策，導致連年兵連禍結，戰亂不已。又嚴斥段祺瑞修改國會組織法，召集新國會，把持選舉，造成一派專政的局面。對於段祺瑞藉口對德宣戰，組織西北邊防軍，以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，使皖系勢力加速膨脹，更是痛加撻伐，批評指責不遺餘力。

吳佩孚的通電罵戰，一直進行到民國七年九月一日，徐世昌靠段祺瑞安福國會的力量，當選為大總統，可以說是進行到了最高潮。徐世昌當選，也是北洋直皖兩系明爭暗鬥的一大轉捩點。馮國璋被擯下台去，失却其政治地位，那正足以表示段祺瑞的輝煌戰果，全面勝利，直皖派系之爭，皖勝而直敗，所給予直系人物怨對之深，由馮國璋的通電全國，報告代理總統一年經過情形一電中，字裏行間，不難窺知究竟。

馮國璋在他那份通電中說：

「……查兵禍之如何醞釀，實起於國璋攝政以前，而兵事之不能結束，則在國璋退職以後。其中曲折情形，雖有不得已之苦衷，要皆國璋無德無能之所致。兵連禍結，於斯已極，地方則數省糜爛，軍隊則遍野傷亡。……而且軍紀不振，土匪橫行，商民何辜，遭此荼毒，人非木石，寧不痛心？……吾輩爭執意見，國民實受其殃。現

在全國人民厭亂，將士灰心，財政空虛，軍實罄盡，……譬諸兄弟訴訟，傾家蕩產，結果毫無。即參戰以後，吾國人工物產之足以協助友邦者，亦因內亂，故而無暇及此。歐戰終局，我國之地位如何，雙方如不及早回頭，推誠讓步，恐以後爭無可爭，微特言戰，而戰無可言，獲法而亦無法可護！……」

這一封通電，無異馮國璋對段祺瑞的一篇總決算，話說得如此沉痛，如此決裂。再往下去，勢必就要圖窮七見，短兵相接了。

### 劍拔弩張付諸一戰

民國七年十月十日，徐世昌在北平就大總統職，段祺瑞為了表示他和馮國璋同時下台，雙雙息影，也曾發表了一則通電，明白表示：「元首改任之時，即政局重新之會，祺瑞自應及時引退，遂我初服。」所以，徐世昌就職的那一天，就批准了他的辭呈，改以錢能訓代理國務總理。不過馮國璋到是真像他在通電之中所說的：「國璋一生願望，早已過量，絕無希望出山之意，天日在上，諸祈公鑒。」段祺瑞的勢力與職位，却另有巧妙安排，徐世昌明令發表段祺瑞仍然管理將軍府，並督辦參戰事務如故。十一月三日，尤將他的心腹親信徐樹錚，破格提升，「令加陸軍上將銜」。

從民國七年十月到八年七月，段祺瑞都在管理將軍府，督辦參戰事務。其實呢，積極擴充皖系實力，加速進行武力統一政策，他仍舊是北平城裏最有權勢的人物，他操縱政局，担任幕後指

導工作，有如以臂使手，無往不利，所以，那也是他一生之中頂得意的黃金時代，始終都處於巔峯狀態。

到民國八年七月二十日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已久，段祺瑞所主持的「參戰事務處」，早就名不正言不順了。因此徐世昌下令將「參戰事務處」改為「督辦邊防事務處」，仍以段祺瑞為督辦。成立這一個換湯不換藥的特殊機構，徐世昌所持的理由是：

「……惟沿邊一帶，地方不靖，時虞激蕩滋擾。綏疆固圍，極關重要。著即改設督辦邊防事務處，特置大員，居中策應，以資控馭，而赴事機。其參戰處未盡各事，並歸該處繼續辦理。……」

歐戰告終，「參戰」結束，居然被「北洋之犬」馮國璋不幸而言中，戰後我國地位，果然大成問題。日本進佔我青島，擅自接收德國在我山東的一切權益，由而掀起了軒然大波，留學日本的我國學生，揭發參戰賣國內幕，他們指證鑿鑿的說：

- 一、皖系再三的向日本借款借械，賈路賈礦。
- 二、使章宗祥回國運動，入長外交，專顧顧維鈞、王正廷之肘，改竄已簽定的中日密約，掩盡中外耳目，並電飭專使對日讓步。
- 三、徐樹錚、靳雲鵬等遂行親日政策，舉國權以易外款，殺同胞如草芥。
- 四、藉邊防為名，欲將參戰軍擴為九個師，十六個混成旅。

五、與日人實行「軍械同盟」，將各省鐵路及兵工廠，抵借日款。

六、聘日人為教練官及技師，儘力擴軍，達到武力統一目的。

消息傳到國內，舉國大為憤慨，五四運動，沛然而興，各地商人罷市，在校學生罷課，一時全國民衆羣起支援，浪潮之來，排山倒海，使得徐世昌、段祺瑞焦頭爛額，手忙腳亂。直到五月十一日，罷黜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陸宗輿令下，浪潮方始逐漸平息。不過，由於國人對於皖系的深切不滿，終於使直皖之戰，提前爆發。

### 息爭禦侮揮師北上

直皖戰爭始於吳佩孚的通電息爭禦侮，他在舉國民衆的歡呼喝采聲中，九年三月十八日，不理會北平方面的一再電令阻止，毅然決然，從湖南衡山撤防北上。湖南督軍張敬堯奉令阻截，但是他却不敢與吳佩孚交鋒，眼睜睜的看着吳佩孚親率所部通過長沙，從容北上。四月九日，馮國璋病逝以後的直系領導人曹錕，借追悼陣亡將士的名義，在保定召集直系八省督軍代表舉行會議，組成八省聯盟。當吳佩孚所部北洋第三師順利通過湘鄂兩省，進駐河南河北，張敬堯勢孤力單，被各地湘軍一仗擊潰，第七師竟至蕩然無存。曹錕以山東案件為詞，聯絡湖北督軍王占元，一致聲討皖系，段祺瑞心知雙方劍拔弩張，大戰一觸即發，他強迫徐世昌，下令將曹錕、吳佩孚免職，同時組成定國軍，決心與曹吳付諸一戰。

九年七月八日，段祺瑞以定國軍總司令之名，通電聲討曹吳，同日在南苑團河舉行軍事會議，決定以段芝貴為前敵總司令，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為前衛司令，兼前敵總指揮，向平漢鐵路以南出發。中路指揮陳文運，進抵榆堡、固安。總參謀兼東路指揮則為徐樹錚。

直軍方面，曹錕又和奉系張作霖聯合，六月九日，張作霖率部入關，名為調停，實則乘虛直入。七月三日，曹錕、李純、張作霖發表通電，宣佈徐樹錚的罪惡，調集人馬，進攻北平。前鋒人馬部署在涿縣、琉璃河、固安、楊村等地一帶。前敵總司令吳佩孚，副總司令王承斌，兼負中、西兩路指揮之責，主力沿京漢鐵路北進。東路總指揮曹錕，紮在北寧鐵路。

七月十四日，直皖戰爭揭幕，兩軍在近畿激戰兩天兩夜，互有傷亡。與此同時，皖系的長江上游總司令，新署湖南督軍吳光新，也和自湘西進入鄂境的直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，展開一場生死決鬥。十五日，徐樹錚所部定國軍擊敗曹錕之弟曹錕所率的直軍，越楊村，佔北滄，但是直軍旋即增援反撲，盡復失地。十六日，湖北方面，馮玉祥擊潰吳光新部，吳光新束手就擒。

吳佩孚和曲同豐、段芝貴在涿州以北從事主力決戰，由於奉軍趕到相援，定國軍腹背受敵。十八日，直奉聯軍攻陷涿州，定國軍西路大敗，前敵總指揮曲同豐被俘降，十五師二十九旅旅長張國淞，三十旅旅長齊寶善降順直軍，中路指揮、第三師師長陳文運棄械潰散，至此，皖軍的三路人馬被直軍一掃而光。二十三日直奉聯軍進

駐南苑，直皖戰爭宣告落幕，徐樹錚、段芝貴等輾轉逃抵青島，段祺瑞則避往天津。

直皖戰爭，直勝皖敗，北平政局又是一改。「北洋相國」民國總統徐世昌，七月二十八日批准了段祺瑞的辭呈。段祺瑞也不失為北洋領袖，准上健者，他贏得起也輸得起，早在七月十九日，直皖雙方勝負未判，而段祺瑞已由前方戰爭的屢屢失利，深心覬知直軍已操勝算，所以他在那一天便直言不諱的通電全國，引咎自責。他在電文中坦然自承的說：

「近日疊接外交團警告：以京師僑民林立，生命財產，極關緊要。戰事如再延長，危險寧堪言狀？應令雙方即日停戰，迅飭前方各守界線，停止進攻，聽候明令解決，等因。祺瑞當即分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。

「查祺瑞此次編制定國軍，防護京師，蓋以振綱飭紀，並非贖武窮兵，乃因德薄能鮮，措置未宜，致召外人之責言。上勞主座（按指徐世昌）之亟念，撫衷內疚，良深悚惶。

「查當日即曾陳明，設有貽誤，自負其責。現在僅應瀝情自劾，用解愆尤。業已呈請主座准將督辦邊防事務，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，暨陸軍上將本官，即予罷免。並將歷奉獎授之勳位、勳章，一律撤銷，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，以謝國人。」

### 臨時執政北京烤鴨

除開批准段祺瑞所呈請的種種以外，徐世昌又曾「翻臉不認人」，嚴令懲辦皖系要人如徐樹

錚、曾毓雋、段芝貴、丁士源、朱傑、王郅隆、梁鴻志、姚震、李思浩、姚國楨等禍首。再下令解散安福系，通緝王揖唐。至於曲同豐、陳文運、第九師師長魏宗瀚、十五師師長劉詢、謙威將軍張樹元諸皖系將領的官職和勳位，也都遭到了徐世昌的明令削除。

直皖戰爭敗後，段祺瑞的政治生命原已宣告終結。試看他引咎自責電中的「德薄能鮮」，和馮國璋說明經過電裡的「無德無能」寧非出於一轍？所以，段祺瑞在垮台以後旋即遷往天津，他在天津做了三年多的寓公，除了在民國十二年他曾通電攻擊曹錕賄選和金佛郎案之外，一直都沒有什麼作為。祇是造化弄人，令人身不由己。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直奉二次大戰進行正烈時，忽又有吳佩孚的部下馮玉祥臨陣倒戈，自熱河回師佔領北京，奉張（作霖）直馮暫且攜手控制京師。二十八日各路軍隊首領齊赴天津推舉他為「國民軍大元帥」。「國民軍」是馮玉祥自己打出來的旗號，段祺瑞認為他自己的名義不妥，於是十一月十五日又改推他為臨時執政，二十四日段祺瑞入京「維持大局」。然而，張馮旋即內訌，張作霖說馮玉祥是他花錢收買得來的夥計，馮玉祥却竊國民黨員之名以自重。段祺瑞處在兩人之間猶如張作霖所譏評的「北京烤鴨」，十九個月臨時執政當下來，他真是吃足了苦頭，受够了烏氣。連自己的心腹親信徐樹錚遠自外洋歸來，冒險入京謁見，一出北京便被馮玉祥的部將張之江，不由分說的槍斃於廊坊，民國十五年時方祇六十二歲的北洋之虎段祺瑞，居然沒敢吭一聲氣，

他內心之中的一股無可奈何之情也就因而可想。一世之雄，而今安在？民國十五年四月，段祺瑞困在北京，亟欲死裏逃生，他勾串唐之道部謀變，想要振作一番。可是，奉軍和直魯聯軍却不願北京出現這一個局面，由北京商會、銀行公會等機構組成的「京師臨時治安會」開城迎迓他們入城。至是段祺瑞瀕臨窮途末路，他派人肅候張少帥張學良，被拒，賈德耀內閣立即提出總辭職。吳佩孚

亟欲北上，他命人監視段祺瑞。段祺瑞危在旦夕之間，終於還是叨了他大舅子吳光新的光。在十五年四月二十日疏通奉軍及直魯聯軍防線，放段祺瑞一馬，讓他逃到天津去。於是，段祺瑞就在那一天正式宣告下野。從民國十六年到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他在上海病逝，總算又過了九年多悠哉遊哉的日子。就在那一年上，段祺瑞的三曾孫段希賢，呱呱墜地，來臨人間。（全文完）

##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

鈕先銘著

定價新臺幣貳拾捌元歡迎購閱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，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「大江東去」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，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，用入木三分的刻劃，痛快淋漓的傾吐，完成了曾經在「中外」、「春秋」兩雜誌連載多時的「還俗記」。承其交由本社作「中外文庫」第四種出版，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為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「還俗記」共二十餘萬言。三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本書現已出版，定價新臺幣二十八元。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